通鑑紀事本末

南宋刊本

中央研究院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六

突厥朝隋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春二月魏丞相泰遣酒泉胡安諾槃陀始通使於突厥突厥本西方小國姓阿史那氏世居金山之陽爲柔然鐵工至其酋長土門始彊大頗侵魏西邊安諾槃陀至其國人皆喜曰大國使者至吾國其將興矣

簡文帝大寶二年夏六月土門恃其彊盛求婚於柔然柔然頭兵可汗大怒使人詈辱之曰爾我之鍛奴也何敢發是言土門亦怒殺其使者遂與之絕而求婚於魏魏丞相泰以長樂公主妻之

元帝承聖元年春正月突厥七門自號伊利可汗號其妻爲可賀敦子弟謂之特勒別將兵者皆謂之設

二年春二月突厥伊利可汗卒子科羅立號乙息記可汗三月遣使獻馬五萬于魏乙息記卒捨其子攝圖而立其弟俟斤號木杆可汗木杆狀貌奇異性剛勇多智略善用兵鄰國畏之　冬十一月癸亥齊主自晉陽親追突厥於朔州突厥請降許之而還自是貢獻相繼

敬帝紹泰元年冬十二月木杆西破嚈噠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西至西海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五六千里皆屬焉

太平元年突厥木杆可汗襲擊吐谷渾魏太師秦使涼州刺史史寧帥騎隨之吐谷渾奔南山寧說木杆使攻樹敦賀真二城以拔其根本木杆從之木杆破賀真獲吐谷渾可汗奪呂寧破樹敦虜其征南王還與木杆會於青海（詳見吐谷渾盛衰）陳文帝天嘉四年初周人與突厥木杆連兵伐齊許納其女爲后遣御伯大夫楊荐等往結之齊人亦遣使求昏木杆欲執荐等送齊荐知而責之木杆許共平東賊然後送女（詳見周伐齊）　冬十二月突厥木杆地頭步離三可汗以十萬騎會周師於

晉陽

五年春正月突厥引兵出塞縱兵大掠自晉陽七百里人畜無遺　秋九月突厥寇齊幽州衆十餘萬入長城大掠而還　突厥自幽州還留屯塞北閏月突厥寇齊幽州

六年春二月辛丑周遣陳公純許公貴神武公竇毅南陽公楊荐等備皇后儀衛行殿并六宮百二十人詣突厥可汗牙帳逆女　夏五月突厥遣使至齊始與齊通

臨海王光大二年春二月突厥木杆可汗貳於周又許齊人以昏留陳公純等數年不返會大雪凍壞其穹廬旬日不止木杆懼以爲天譴即備禮送其女於周純等奉之以歸三月癸卯至長安周主行親迎之禮

宣帝太建四年突厥木杆可汗卒復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爲佗鉢可汗佗鉢以攝圖爲爾伏可汗統其東面又以其弟褥但可汗之子爲步離可汗居西面周人與之和親歲給繒絮錦綵十萬段突厥在長安者衣錦食肉常以千數齊人亦畏其爲寇爭厚賂之佗鉢益驕謂其下曰但使我在南兩兒常孝何憂於貧

五年突厥求昏于齊

九年周師之克晉陽也齊使開府儀同三司紇奚
永安求救於突厥比至齊已亡
十年夏四月庚申突厥寇周幽州殺掠吏民　五
月己丑周高祖帥諸軍伐突厥遣柱國原公姬願
東平公神舉等將兵五萬備入帝不豫詔停諸軍
六月帝殂　冬十一月突厥寇周邊圍酒泉殺
掠吏民
十一年春二月突厥佗鉢可汗請和於周周主以
趙王招女爲千金公主妻之　突厥寇周并州六
月周發山東諸民修長城
十二年春二月戊午突厥[illegible]貢于周[illegible]千金
主　夏六月周遣汝[illegible]利[illegible]神慶司衛上士長孫
晟送千金公主於突厥
十三年冬十二月突厥佗鉢可汗病且卒謂其子
菴邏曰吾兄不立其子委位於我我死汝當避大
邏便及卒國人將立大邏便以其母賤衆不服菴
邏實貴突厥素重之攝圖最後至謂國人曰若立
菴邏者我當帥兄弟事之若立大邏便我必守境
利刃長矛以相待攝圖長且雄勇國人莫敢拒竟
立菴邏爲嗣大邏便不得立心不服菴邏每遣人
詈辱之菴邏不能制因以國讓攝圖國中相與議
曰四可汗子攝圖最賢共迎立之號沙鉢略可汗

居都斤山菴邏隆居獨洛水稱第二可汗大邏便
乃謂沙鉢略曰我與爾俱可汗子各承父後爾今
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略患之以爲阿波可汗
還領所部又沙鉢略從父玷厥居西面號達頭可
汗諸可汗各統部衆分居四面沙鉢略勇而得衆
北方皆畏附之隋主既立待突厥禮薄突厥大怨
千金公主傷其宗祀覆沒日夜言於沙鉢略請爲
周室復讎沙鉢略謂其臣曰我周之親也今隋公
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乃與故齊
營州刺史高寶寧合兵爲寇隋主患之敕緣邊修
保障峻長城命上柱國武威陰壽鎮幽州京兆尹
虞慶則鎮并州屯兵數萬以備之初奉車都尉長
孫晟送千金公主入突厥突厥可汗愛其善射留
之竟歲命諸子弟貴人與之親友冀得其射灋沙
鉢略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爲沙鉢略所
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遊獵因察山川形
勢部衆彊弱皆不知之及突厥入寇晟上書曰今
諸夏雖安戎虜尚梗興師致討未是其時棄於度
外又相侵擾故宜密運籌策漸以攘之玷厥之於
攝圖兵彊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
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勢弱曲取
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

示彌縫實懷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彊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彊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廻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乘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帝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復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帝深嗟異皆納用之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詣達頭賜以狼頭纛達頭使來引居沙鉢略使上以晟爲車騎將軍出黃龍道賚幣賜奚霫契丹遣爲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之內附反間既行果相猜

貳

十四年夏四月庚寅隋大將軍韓僧壽破突厥於鷄頭山上柱國李充破突厥於河北山　五月己未高寶寧引突厥寇隋平州突厥悉發五可汗控弦之士四十萬入長城　六月乙酉隋上柱國李光敗突厥於馬邑突厥又寇蘭州涼州揔管賀婁子幹敗之於可洛峩　冬十月癸酉隋太子勇屯兵咸陽以備突厥　十二月乙酉隋遣沁源公虞慶則屯弘化以備突厥行軍揔管達奚長儒將兵二千與突厥沙鉢略可汗遇於周槃沙鉢略有衆十餘萬軍中大懼長儒神色慷慨且戰

且行爲虜所衝突散而復聚四面抗拒轉鬬三日晝夜凡十四戰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骨見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瘡通中者二其戰士死傷者什八九詔以長儒爲上柱國餘勳田授一子時柱國馮昱屯乙弗泊蘭州揔管叱列長义守臨洮上柱國李崇屯幽州皆爲突厥所敗於是突厥縱兵自木硤石門兩道入寇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盡沙鉢略更欲南入達頭不從引兵而去長孫晟又說沙鉢略之子染干詐告沙鉢略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沙鉢略懼廻兵出塞

長城至德元年春二月突厥寇隋北邊夏四月突厥數爲隋寇隋主下詔曰往者周齊抗衡分割諸夏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處恐齊好戈深齊　西虜恃周交之厚謂　齊主　重國遂安危蓋並有大敵之憂思減一邊之防也厥以爲厚斂兆庶多惠犴狼未嘗感恩資而爲賊節之以禮不爲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爲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凶醜愚暗未知深旨將六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昔世之驕結今時之恨近者盡其巢窟俱犯北邊蓋上天所忿驅就齊斧諸將今行義兼含育有降

者納有違者死使其不敢南望求服威刑何用侍
子之朝寧勞渭橋之拜於是命衛王爽等爲行軍
元帥分八道出塞擊之爽督總管李充等四將出
朔州道己卯與沙鉢略可汗遇於白道李充言于
爽曰突厥狃於驟勝必輕我而無備以精兵襲之
可破也諸將多以爲疑唯長史李徹贊成之遂與
元帥精騎五千掩擊突厥大破之沙鉢棄所服金
甲潛草中而遁其軍中無食粉骨爲糧加以疾疫
死者甚衆　甲子突厥遣使入見于隋　五月
癸卯隋行軍總管李晃破突厥於摩那度口　隋
朔州總管竇榮定帥九總管兵騎三萬出涼州與
突厥阿波可汗相拒於高越原阿波屢敗榮定戲
之兒子也前上大將軍京兆史萬歲坐事配敦煌
爲戍卒詣榮定車門請自効榮定素聞其名見而
大悅壬戌　戰榮定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而
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
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
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請盟引軍而去長孫晟
時在榮定軍中爲偏將使謂阿波曰攝圖每來戰
皆大勝河波纔入便奔敗此乃突厥之恥也且
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爲衆所崇
阿波不利爲國生辱攝圖必當以罪歸阿波成其

宿城滅北牙矣願自量度能禦之乎阿波使至晟又謂之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結連達頭相合爲彊此萬全計也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邪阿波然之遣使隨晟入朝沙鉢略素忌阿波驍悍自白道敗歸又聞阿波貳於隋因先歸襲擊北牙大破之殺阿波之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達頭大怒遣阿波帥兵而東其部落歸之者將十萬騎遂與沙鉢略相攻屢破之復得故地兵勢益彊貪汗可汗素睦於阿波沙鉢略奪其衆而廢之貪汗亡奔達頭沙鉢略從弟地勤別統部落與沙鉢略有

復以衆叛歸阿波連兵不已各遣使詣長安請和求援隋主皆不許

六月突厥寇幽州隋幽州總管廣宗壯公李崇帥步騎三千拒之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砂城突厥圍之城荒頹不可守禦曉夕力戰又無所食每夜出掠虜營得六畜以繼軍糧突厥畏之厚爲其備每夜中結陳以待之崇軍苦飢出輒遇敵死亡略盡及明奔還城者尚百許人然多重傷不堪更戰突厥意欲降之遣使謂崇曰若來降者封爲特勒崇知不免令其士卒曰崇喪師徒罪當萬死今日効命以謝國家汝等吾死且可降賊便散走努力還鄉若見至尊道崇

此意乃挺刃突陳復殺二人突厥亂射殺之秋七
月辛丑以豫州刺史代人周搖爲幽州總管命李
崇子敏襲爵　秋八月壬午隋遣尚書左僕射
高熲　出寧州道內史監虞慶則出原州道以擊突
厥

二年春二月突厥蘇尼部男女萬餘口降隋　突
厥達頭可汗請降于隋　秋九月突厥沙鉢略
可汗數爲隋所敗乃請和親千金公主自請改姓
楊氏爲隋主女隋主遣開府儀同三司徐平和使
於沙鉢略更封千金公主爲大義公主晉王廣請
因置千金之隋主不許沙鉢略遣使致書曰從天生
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略
可汗致書大隋皇帝皇帝婦父乃是翁比此爲女
夫乃是兒例兩境雖殊情義如一自今子子孫孫
乃至善馬世親好不絕上天爲證終不違負此國羊
馬皆是皇帝之畜彼之繒綵皆此國之物帝復書曰
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沙鉢略可汗得書知大有
善意既爲沙鉢略婦翁今日視沙鉢略與兒子不
異時遣大臣往彼省女復省沙鉢略也於是遣尚
書右僕射虞慶則使於沙鉢略車騎將軍長孫晟
副之沙鉢略陳兵列其珍寶坐見慶則稱病不能
起且曰我諸父以來不向人拜慶則責而諭之千

金公王私謂慶則曰可汗豺狼性過與爭將齧人長孫晟謂沙鉢略曰突厥與隋俱大國天子可汗不起安敢違意但可賀敦爲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壻奈何不敬婦翁沙鉢略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翁乃起拜頓顙跪受璽書以戴於首既而大慙與羣卜相聚慟哭慶則又遣稱臣沙鉢略謂左右曰何謂臣左右曰隋言臣猶此云奴耳沙鉢略曰得爲大隋天子奴虞僕射之力也贈慶則馬千匹并以從妹妻之

三年　初突厥阿波可汗既與沙鉢略有隙分而爲二阿波浸彊東距都斤西越金山龜茲鐵勒伊吾及西域諸胡悉附之號西突厥隋主亦遣上大將軍元契使于阿波以撫之　秋七月突厥沙鉢略既爲達頭所困又畏契丹遣使告急於隋請將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隋主許之命晉王廣以兵援之給以衣食賜之車服鼓吹沙鉢略因西擊阿波破之而阿拔國乘虛掠其妻子官軍爲擊阿拔敗之所獲悉與沙鉢略沙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爲界因上表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大隋皇帝眞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感慕淳風歸心有道屈膝稽顙永爲藩附遣其子庫合眞入朝八月丙戌庫合眞至長安隋主下詔曰沙鉢

略往雖與和猶是二國今作君臣便成一體因命
肅告郊廟普頒遠近凡賜沙鉢略詔不稱其名宴
庫合眞於內殿引見皇后賞勞甚厚沙鉢略大悅
自是歲時貢獻不絕
四年春正月庚午隋頒曆於突厥
禎明元年夏四月突厥沙鉢略可汗遣其子入貢
于隋因請獵於恒代之間隋主許之仍遣人賜以
酒食沙鉢略帥部落再拜受賜沙鉢略尋卒隋爲
之廢朝三日遣太常弔祭初沙鉢略以其子雍虞
閭懦弱遺令立其弟葉護處羅侯雍虞閭遣使迎
處羅侯將立之處羅侯曰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以

來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灋不相敬畏
汝當嗣位我不憚拜汝雍虞閭曰叔與我父共根
連體我枝葉也豈可使根本反從枝葉叔父屈於
卑幼乎且亡父之命何可廢也願叔勿疑遣使相
讓者五六處羅侯竟立是爲莫何可汗以雍虞閭
爲葉護遣使上表言狀隋使車騎將軍長孫晟持
節拜之賜以鼓吹幡旗莫何勇而有謀以隋所賜
旗鼓西擊阿波阿波之衆以爲得隋兵助之多望
風降附遂生擒阿波上書請其死生之命隋主下
其議樂安公元諧請就彼梟首武陽公李充請生
取入朝顯戮以示百姓隋主謂長孫晟於卿何如

晟對曰若突厥背誕須齊之以刑今其昆弟自相
夷滅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爲戮恐
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左僕射高熲曰骨肉相
殘教之蠹也宜存養以示寬大隋主從之
二年冬十二月突厥莫何可汗西擊鄰國中流矢
而卒國人立雍虞閭號頡伽施多那都藍可汗
隋文帝開皇十三年上之滅陳也以陳叔寶屏風
賜突厥大義公主公主以其宗國之覆心常不平
書屏風爲詩叙陳亡以自寄上聞而惡之禮賜漸
薄彭公劉昶先尚周公主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
言昶欲與其妻作亂攻隋遣欽來密告大義公主

發兵授邊都藍可汗使之不脩職貢頗爲邊患
上遣車騎將軍長孫晟使於突厥微觀察之公主
見晟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與楊欽計
議扇惑都藍晟至京師具以狀聞上遣晟往索欽
都藍不與曰檢校客內無此色人晟乃賂其達官
知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都藍因發公主私事國
人大以爲恥都藍執安遂迦等并以付晟上大喜
加授開府儀同三司仍遣入突厥廢公主內史侍
郎裴矩請說都藍使殺公主時處羅侯之子染干
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上使裴矩謂之曰
當殺大義公主乃許婚突利復譖之於都藍都藍

因發怒殺公主更表請婚朝議將許之長孫晟曰
臣觀雍虞閭反覆無信直以與玷厥有隙所以欲
依倚國家雖與爲婚終當叛去今若得尚公主承
藉威靈玷厥染干必爲其衆發彊而更反後恐難
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款於今兩代前
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
使敵雍虞閭以爲邊患上曰善復遣晟慰諭染干
許尚公主
十七年秋戊戌突厥突利可汗來逆女上舍之京
常教習六禮妻以宗女安義公主上欲離間都藍
故特厚其禮遣太常卿牛弘納言蘇威民部尚
書裴矩律孝卿相繼爲使突利本居北方既尚主長孫
晟說其帥衆南徙居庶斤舊鎮錫賚優厚都藍知
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於是朝貢遂絕亟來
抄掠邊鄙突利伺知動靜輒遣奏聞由是邊鄙每
先有備
十九年春二月突厥突利可汗因長孫晟奏言都
藍可汗作攻具欲攻大同城詔以漢王諒爲元帥
尚書左僕射高熲出朔州道右僕射楊素出靈州
道上柱國燕榮出幽州道以擊都藍皆取漢王節
度然漢王竟不臨戎都藍聞之與達頭可汗結盟
合兵掩襲突利大戰長城下突利大敗都藍盡殺

其兄弟子姪遂度河入尉州突利部落散二十夜與長孫晟以五騎南走比日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突利與其下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十無完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之密遣使者八伏遠鎮令遠舉烽突利見四烽俱發以問晟晟紿之曰城高地迥必遥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彼見賊多而又近耳突利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領其衆自隨突利馳驛入朝夏四月丁酉突利至長安帝大喜以晟爲右勳騎將軍持節護突厥上令突利與都藍使者因頭特勒相辨詰突利詞直上乃厚待之都藍弟都速六棄其妻子與突利歸朝上嘉之使突利多遺之珍寶以慰其心高熲使上柱國趙仲卿將兵三千爲前鋒至族蠡山與突厥遇交戰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復破之虜千餘口雜畜萬計突厥復大舉而至仲卿爲方陳四面拒戰凡五日會高熲大兵至合擊之突厥敗走追度白道踰秦山七百餘里而還楊素軍與達頭遇先是諸將與突厥戰慮其騎兵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爲方陳騎在其內素曰此乃自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於是悉除舊灋令諸

軍爲騎陳達頭聞之大喜曰天賜我也下馬仰天而拜帥騎兵十餘萬首前上儀同三司周羅睺曰賊陳未整請擊之先帥精騎逆戰素以大兵繼之突厥大敗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其衆號哭而去　冬十月田午以突厥突利可汗爲意利珍豆啓民可汗華言意智健也突厥歸啓民者男女萬餘口上命長孫晟將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之時安義公主已卒復使晟持節送宗女義成公主以妻之晟奏染干部落歸者益衆雖在長城之內猶被雍虞閭抄掠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爲固於夏勝兩州之間東西至河南地

西至拖爲橫塹令處其內使得任情畜牧上從之又令上柱國趙仲卿屯兵二萬爲啓民防達頭公州總管韓洪等將步騎二萬鎮恒安達頭騎十萬來寇韓洪軍大敗仲卿自樂寧鎮邀擊斬首虜千餘級　帝遣越公楊素出靈州行軍總管韓僧壽出慶州太平公史萬歲出燕州大將軍武威姚辯出河州以擊都藍師未出塞十二月乙未都藍爲部下所殺達頭自立至碛步迦可汗其國大亂長孫晟言於上曰今官軍臨境戰數有功虜內自攜離其主被殺乘此招撫可以盡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道招慰上從之降者甚衆

二十年夏四月壬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詔命晉王廣楊素出靈武道潼關王諒史萬歲出馬邑道以擊之長孫晟帥降人爲秦州行軍總管受晉王節度晟以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突厥人畜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史萬歲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達頭遣使問隋將爲誰候騎報史萬歲也突厥復問得非敦煌戍卒乎候騎曰是也達頭懼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縱擊大破之斬數千級逐北入磧數百里虜遠遁而還詔遣長孫晟復還大利城安撫新附達頭復遣其弟[illegible]

利伐從磧東攻啓民上又發兵助啓民守要路候利伐退走入磧啓民上表陳謝曰大隋聖人可汗憐養百姓如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染干如枯木更葉枯骨更肉千世萬世常爲大隋典羊馬也帝又遣趙仲卿爲啓民築金河定襄二城

仁壽元年春正月突厥步迦可汗犯塞敗代州總管韓洪於恒安

降

冬十一月詔以楊素爲雲州行軍元帥長孫晟爲受降使者挾啓民可汗北擊步迦

二年春三月突厥思力俟斤等南度河掠啓民男女六千口雜畜二十餘萬而去楊素帥諸軍追擊

轉戰六十餘里大破之突厥北走素復進追夜及之恐其越逸令其騎稍後親引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虜不之覺候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悉得人畜以歸啓民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寇掠

三年秋九月突厥步迦可汗所部大亂鐵勒僕骨等十餘部皆叛步迦降於啓民步迦衆潰西奔吐谷渾長孫晟送啓民置磧口啓民於是盡有步迦之衆

煬帝大業三年春正月朔旦大陳文物時突厥啓民可汗入朝見而恭之請襲冠帶帝不許明日又帥其屬上表固請帝大悅謂牛弘等曰今衣冠大備致單于解辮卿等功也各賜帛甚厚　夏四月丙寅車駕北巡己亥頓赤岸澤五月丁巳突厥啓民可汗遣其子拓特勒來朝戊午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達于并州以通馳道丙寅啓民遣其兄子毗黎伽特勒來朝辛未啓民遣使請自入塞奉迎輿駕上不許　六月戊子車駕頓榆林郡帝欲出塞耀兵徑突厥中指于涿郡恐啓民驚懼先遣武衛將軍長孫晟諭旨啓民奉詔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酋長數十人咸集晟見牙帳中草穢欲令啓民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

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啓民遽噢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自灑掃耕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內蕪穢謂是留香草耳啓民乃悟曰奴之罪也奴之骨肉皆天子所賜得効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灑耳賴將軍教之此將軍之惠奴之幸也遂拔所佩刀自芟庭草其貴人及諸部爭效之於是發榆林北境至其牙東達於薊長三千里廣百步興役國就役開爲御道帝聞晟策益嘉之丁酉啓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已吐谷渾高昌並遣使入貢甲辰上御北樓觀漁河以宴百僚突厥太宗周灑尚朝于行宮太宗

卿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關旌旗千里今御營之外請分爲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二十里遙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相屬千里不絕此亦出師之盛者也灑尚曰不然兵旦千里動聞山川猝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路俱長難以相救雖有故事乃取敗之道也帝未懌曰卿意如何灑尚曰結爲方陳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屬並在其內若有變起所當之面即令抗拒內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爲壁壘重設鈎陳此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萬一不捷屯營自守臣謂此萬全之策也帝曰善因拜灑尚左武衛將

軍啓民可汗復上表以爲先帝可汗憐臣賜臣安義公主種種無乏臣兄弟嫉妬共欲殺臣臣當是時走無所適仰視唯天俯視唯地奉身委命依歸先帝先帝憐臣且死養而生之以臣爲大可汗還撫突厥之民至尊今御天下還如先帝養生臣及突厥之民種種無乏臣荷戴聖恩言不能盡臣今非昔日突厥可汗乃是至尊臣民願帥部落變改衣服一如華夏帝以爲不可秋七月辛亥賜啓民璽書諭以磧北未靜猶須征戰但存心恭順何必變服帝欲誇示突厥令守文愷爲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甲寅帝於城東御大帳備儀衛宴啓民及其部落作敦樂者明駭悅幷獻牛羊駝馬數千頭

帝賜啓民帛二十萬段其下各有差又賜啓民車乘馬鼓吹幡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又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尚書左僕射蘇威諫帝不聽築之二旬而畢

八月壬午車駕發榆林歷雲中汾金河時天下承平百物豐實甲士五十餘萬馬十萬匹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令守文愷等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倏忽推移又作行城周二十步以板爲榦衣之以布飾以丹青樓櫓悉備明人驚以爲神每望御營十里之外屈膝稽顙無

敵乘馬啓民奉廬帳以俟車駕乙酉帝幸其帳啓民奉觴上壽跪伏恭甚王侯以下袒割於帳前莫敢仰視帝大悅賦詩曰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皇后亦幸義成公主帳賜啓民及公主金甕各一并衣服被褥錦綵等以下受賜各有差帝還啓民從入塞己丑遣歸

四年夏四月乙卯詔以突厥啓民可汗遵奉朝化思改戎俗宜於萬壽戍置城造屋其帷帳牀褥以上務從優厚

五年春正月突厥啓民可汗來朝禮賜益厚　冬十一月突厥啓民可汗卒上爲之廢朝三日立其子咄吉是爲始畢可汗表請尚公主詔從其俗

六年春一月北平襄侯段文振爲兵部尚書上表以爲帝寵待突厥太厚處之塞內資以兵食戎狄之性無親而貪異日必爲國患宜以時諭遣令出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萬歲之長策也三月辛卯文振卒帝甚惜之

隋討高麗

隋文帝開皇十七年高麗王湯聞陳亡大懼治兵積穀爲拒守之策是歲上賜湯璽書責以雖稱藩附誠節未盡且曰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今若黜

王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屬就彼安撫王若洒心易行率由憲章即是朕之良臣何勞別遣才彥王謂遼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朕若不存含育責王前愆命一將軍何待多力殺勸曉示許王自新耳湯得書惶恐將奉表陳謝會病卒子元嗣立上使使拜元爲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遼東公元奉表謝恩因請封王上許之

十八年春二月高麗王元帥靺鞨之衆萬餘寇遼西營州揔管韋沖擊走之上聞而大怒乙巳以漢王諒王世積並爲行軍元帥將水陸三十萬伐高麗以尚書左僕射高熲爲漢王長史周羅睺爲水軍總管　夏六月丙寅下詔黜高麗王元官爵漢王諒軍出臨渝關值大潦餽運不繼軍中乏食復遇疾疫周羅睺自東萊泛海趣平壤城亦遭風船多飄沒秋九月己丑師還死者什八九高麗王元亦惶懼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糞土臣元上於是罷兵待之如初百濟王昌遣使奉表請爲軍首帝下詔諭以高麗服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厚其使而遣之高麗頗知其事以兵侵掠其境

煬帝大業六年帝之幸啓民帳也高麗使者在啓民所啓民不敢隱與之見帝黃門侍郎裴矩說帝曰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爲郡縣今乃不

臣別爲異域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可不取使冠帶之境遂爲蠻貊之鄉乎今其使者親見啓民舉國從化可因其恐懼脅使入朝帝從之敕牛弘宣旨曰朕以啓民誠心奉國故親至其帳明年當往涿郡爾還日語高麗王宜早來朝勿自疑懼存育之禮當如啓民苟或不朝將帥啓民往巡彼土高麗王元懼藩禮頗闕帝將討之課天下富人買武馬匹至十萬錢簡閱器仗務令精新或有濫惡則使者立斬

七年春二月乙亥帝自江都行幸涿郡壬午下詔討高麗敕幽州摠管元弘嗣往東萊海口造船三

百艘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比生蛆死者什三四夏四月庚午車駕至涿郡之臨朔宮文武從官九品以上並令給宅安置十是日摠徵天下之兵無問遠近俱會於涿又發江淮以南水手一萬人弩手三萬人嶺南排鑪手三萬人於是四遠奔赴如流五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武車五萬乘送高陽供載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須秋七月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舳艫相次千餘里載兵甲及攻取之具往還在道常數十萬人塡咽於道晝夜不絕死者相枕臭穢盈路天

下騷動

八年春正月四方兵皆集涿郡帝徵合水令宇質問曰高麗之衆不能當我一郡今朕以此衆伐之以爲克不對曰伐之可克然臣竊有愚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揔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先自退邪對曰戰而未克懼損威靈若車駕留此命猛將勁卒指授方略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克之必矣事機在速緩則無功帝不悅曰汝既懼行自可留此右尚方署監事耿詢上書切諫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救得免壬午詔左十二軍出鏤方長岑滇海蓋馬建安南蘇遼東玄菟夫餘朝

繹沃祖樂浪等道右十二軍出黏蟬令資渾瀋臨屯候城提奚蹋頓肅愼碣石東暆帶方襄平等道絡驛引途揔集平壤凡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宜社於南桑乾水上類上帝於臨朔宮南祭馬祖於薊城北帝親授節度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十隊爲團步卒八十隊分爲四團團各有偏將一人甘文鎧冑纓拂旗旛每團異色受降使者一人承詔撫恤撫不受大將節制其輜重散兵等亦爲四團每止人卒挾之而行進止立營皆有次叙儀灋整肅第二軍發日遣一軍相去四十里連營漸進凡四十

日發乃盡首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亘九百六十里御營內合十二衛三臺五省九寺分隸內外前後左右六軍次後發又亘八十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　二月以段文振爲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文振於道中疾篤上表曰竊見遼東未服嚴刑遠降六師親勞萬乘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毋宜遽受水潦方降不可濟遲唯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土壤孤城勢可立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克無不足時定脫遇秋霖深爲艱阻兵糧既竭彊敵在前蘇帝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三月辛卯文振卒帝甚惜之　癸巳上始御師進至遼水衆軍總會臨水爲大陳高麗兵阻水拒守隋兵不得濟左屯衛大將軍麥鐵杖謂人曰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然女炙頻瓜帶歎鼻治黃不差而卧死兒女手中乎乃自請爲前鋒謂其三子一曰吾荷國恩今爲死戰我得良殺汝當富貴帝命工部尚書宇文愷造浮橋三道於遼水西岸既成引橋趣東岸橋短不及岸丈餘高麗兵大至隋兵皆號勇者爭赴水接戰高麗丘乘高擊之隋兵不得登岸死者甚衆麥鐵杖躍登岸與虎賁郎將錢士雄孟叡等皆戰死乃斂兵引橋復就西岸詔贈鐵杖宿公使其子孟才

襲爵次子仲才季才並拜正議大夫更命少府監何稠接橋二日而成諸軍相次繼進大戰于東岸高麗兵大敗死者萬計諸軍乘勝進圍遼東城即漢之襄平城也車駕度遼引曷薩那可汗及高昌王伯雅觀戰處以懾憚之因下詔赦天下命刑部尚書衛文昇尚書右丞劉士龍撫遼左之民給復十年建置郡縣以相統攝　諸將之東下也帝親戒之曰今者弔民伐罪非非爲功名諸將或不識朕旨欲輕兵掩襲孤軍獨鬬立一身之名以邀勳賞非大軍行壞公等進軍當分爲三道有所攻擊必至道相知毋得輕軍獨進以致失亡又凡軍事進止皆酒奏聞待報毋得專擅遼東數出戰不利乃嬰城固守帝命諸軍攻之又敕諸將高麗若降即宜撫納不得縱兵遼東城將陷城中人輒言請降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令馳奏比報至城中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再三帝終不悟既而城久不下六月己未帝幸遼東城南觀其城池形勢因召諸將詰責之曰公等自以官高又恃家世欲以暗懦待我邪在都之日公等皆不願我來恐見病敗耳我今來此正欲觀公等所爲斬公輩耳公今畏死莫肯盡力謂我不能殺公邪諸將咸戰懼失色帝因留止城西數里御六合城高麗諸城各堅守

不下右翊衛大將軍來護兒帥江淮水軍舳艫數百里浮海先進入自浿水去平壤六十里與高麗相遇進擊大破之護兒欲乘勝趣其城副總管周法尚止之請俟諸軍至俱進護兒不聽簡精甲四萬直造城下高麗伏兵於羅郭內空寺中出兵與護兒戰而僞敗護兒逐之入城縱兵俘掠無復部伍伏兵發護兒大敗僅而免士卒還者不過數千人高麗追至船所周法尚整陳待之高麗乃退護兒引兵還屯海浦不敢合後留應接諸軍左翊衛大將軍于仲文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出樂浪道左驍衛大將軍荊元恒出遼東道右翊衛將軍薛世雄出沃沮道右屯衛將軍辛世雄出玄菟道右禦衛將軍張瑾出襄平道右武候將軍趙孝才出碣石道涿郡太守檢校左武衛將軍崔弘昇出遂城道檢校右禦衛虎賁郎將衛文昇出增地道皆會於鴨綠水西述等兵自瀘河懷遠二鎮人馬皆給百日糧又給排甲槍矟并衣資戎具火幕人別三石已上重莫能勝致下令軍中遺棄米粟者斬士卒皆於幕下掘坑埋之纜行及中路糧已將盡高麗遣大臣乙支文德詣其營詐降實欲觀虛實于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來者必擒之仲文將執之尚書右丞劉士龍爲慰撫

使固止之仲文遂聽文德還既而悔之遣人給文德曰更欲有言可復來文德不顧濟鴨綠水而去仲文與述等既失文德內不自安述以糧盡欲還侍文議以精銳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將軍仗十萬之衆不能破小賊何顏以見帝且仲文此行固知無功何則古之良將能成功者軍中之事決在一人今人各有心何以勝敵時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諮禀節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與諸將度水追文德文德見述軍士有飢色故欲疲之每戰輒走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師恃驟勝又逼群議於是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文德復遣使詐降請於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城險固度難猝拔遂因其詐而還述等爲方陳而行高麗四面鈔擊述等且戰且行秋七月壬寅至薩水軍半濟高麗自後擊其後軍右屯衛將軍辛世雄戰死於是諸軍俱潰不可禁止將士奔還一日一夜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將軍天水王仁恭爲殿擊高麗却之來護兒聞述等敗亦引還唯衛文昇一軍獨全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資儲器械巨萬計失亡蕩盡帝大怒鎖繫述

等癸卯引還初百濟王璋遣使請討高麗帝使之
覘高麗動靜璋內與高麗潛通隋軍將出璋使其
臣國智牟來請師期帝大悅厚加賞賜遣尚書起
部郎席律詣百濟告以期會及隋軍度遼百濟亦
嚴兵境上聲言助隋實持兩端是行也唯於遼水
西拔高麗武厲邏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已八月
敕運黎陽洛口太原等倉穀向望海頓使民部尚
書盧江樊子蓋留守涿郡九月庚寅車駕至東郡
宇文述素有寵於帝且其子士及尚帝女南陽
公主故帝不忍誅甲申與于仲文等皆除名爲民
斬劉士龍以謝天下薩水之敗高麗追圍薛世雄
於白石山世雄奮擊破之由是獨得免官以衛文
昇爲金紫光祿大夫諸將皆委罪於于仲文帝既
釋諸將獨繫仲文仲文憂恚發病困篤乃出之卒
于家

九年春正月丁丑詔徵天下兵集涿郡始募民爲
驍果修遼東古城以貯軍糧　二月壬午詔宇
文述以兵糧不繼遂陷王師乃軍吏失於支料非
述之罪宜復其官爵壬寅又加開府儀同三司　帝
謂侍臣曰高麗小虜恃慢上國今拔海移山猶望
克果況此虜乎乃復議伐高麗左光祿大夫郭榮宗
諫曰戎狄失禮臣下之事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

機柰何親辱萬乘以敵小寇乎帝不聽　夏四月庚午車駕度遼壬申遣宇文述與上大將軍楊義臣趣平壤左光祿大夫王仁恭出扶餘道仁恭進軍至新城高麗兵數萬拒戰仁恭帥勁騎一千擊破之高麗嬰城固守帝命諸將攻遼東聽以便宜從事飛樓撞雲梯地道四面俱進晝夜不息而高麗應變拒之二十餘日不拔主客死者甚衆衝梯竿長十五丈驍果員興沉光升其端臨城與高麗戰短兵接殺十數人高麗競擊之而墜未及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之即拜朝散大夫恒置左右　遼東城久不拔帝遣送帛囊百餘萬口滿則止欲積為魚梁大道闊三十步高與城齊使戰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輪樓車高出於城矢魚梁道欲俯射城內指期將攻城內危蹙會楊玄感反書至帝大懼兵部侍郎斛斯政素與玄感善玄感之反政與之通謀玄縱兄弟亡歸政潛遣之帝將窮治玄縱等黨與政內不自安戊辰亡奔高麗庚午夜二更帝密召諸將使引軍還軍資器械攻具積如丘山營壘帳幕案堵不動皆棄之而去衆心恟懼無復部分諸道分散高麗即時覺之然不敢出但於城內鼓譟至來日午時方漸出外四遠覘偵猶疑隋軍詐以之經二日乃出數千兵

追躡畏隋軍之衆不敢逼常相去八九十里將至遼水知御營畢度乃敢逼後軍時後軍猶數萬人高麗隨而抄擊最後羸弱數千人爲所殺略初帝再征高麗復問太史令庾質曰今段何如對曰臣實愚迷猶執前見陛下若親動萬乘勞費實多帝怒曰我自行猶不克吉遣人去安得有功及還謂質曰卿前不欲我行當爲此耳

十年春二月辛未詔百僚議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戊子詔復徵天下兵百道俱進　三月壬子帝行幸涿郡辛亥至臨渝宮禡祭黃帝斬叛軍者以釁鼓亡者亦不止　夏四月甲午車駕至北平　秋七月癸丑車駕次懷遠鎮時天下已亂所徵兵多失期不至高麗亦困弊來護兒至卑奢城高麗舉兵逆戰護兒擊破之將趣平壤高麗王元懼甲子遣使乞降囚送斛斯政帝大悅遣使持節召護兒還護兒集衆曰大軍三出未能平賊此還不可復來勞而無功吾竊恥之今高麗實困以此衆擊之不日可克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高元獻捷而歸不亦善乎荅表言行不肯奉詔長史崔君肅固爭護兒不可曰賊勢破矣獨以相任自足辦矣吾在閫外事當專決寧得高元還而獲譴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衆

曰若從元帥違拒詔書必當聞奏皆應獲罪諸將懼俱請還乃始奉詔八月己巳帝自懷遠鎮班師邯鄲賊帥楊公卿帥其黨八千人抄駕後第八隊得飛黃十廐馬四十二匹而去冬十月丁卯上至東都己丑還西京以高麗使者及斛斯政告太廟仍徵高麗王元入朝元竟不至敕將帥嚴裝更圖後舉竟不果行初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高麗爲意劉炫獨以爲不可作撫夷論以刺之至是其言始驗十一月丙申朔斛斯政於金光門外

煬帝上隋

隋文帝仁壽四年章仇太翼言於帝曰陛下本命雍州爲破木之衝不可久居又讖云脩治洛陽還晉家帝深以爲然十一月乙未幸洛陽留晉王昭守長安　丙申發丁男數十萬掘塹自龍門東接長平汲郡抵臨清關度河至浚儀襄城達於上洛以置關防　癸丑下詔於伊洛營建東京

煬帝大業元年春三月丁未詔楊素與納言楊達將作大匠宇文愷營建東京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內居民及諸州富商大賈數萬戶以實之廢二崤道開茭冊道　敕宇文愷與內史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宮南接阜澗北跨洛濱發大江之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

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辛亥命尚書右丞皇甫議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復自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于淮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楊子入江渠廣四十步渠旁皆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庚申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東京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丁棄至成皋北至河陽相望於道又作天經宮於東宮四時祭高祖　夏五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向背如神海北有北海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翦綵為花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翦綵為荷芰菱芡乘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競以殺蚕精麗相高求市因心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秋八月壬寅上行幸江都發顯仁宮王弘遣龍舟奉迎乙巳上御小朱航自漕渠出洛口御龍舟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東

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裝飾無異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又有漾彩朱鳥蒼螭白虎玄武飛羽青鳧陵波五樓道場玄壇樓船板艙黃篾等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及載內外百司供奉之物共用挽船士八萬餘人其挽漾彩以上者九千餘人謂之殿脚皆以錦綵爲袍又有平乘小青龍艨艟艚艘八櫂艇舸等數千艘並十二衛兵乘之并載兵器帳幕兵士自引不給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照耀川陸騎兵翊兩岸而行旌旗蔽野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舉牢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將發之際多棄埋之

二年春正月辛酉東京成進將作大匠宇文愷位開府儀同三司　二月丙戌詔吏部尚書牛弘等議定輿服儀衛制度以開府儀同三司何稠爲太府少卿使之營造送江都稠智思精巧博覽圖籍參會古今多所損益裘冕畫日月星辰皮弁用漆紗爲之又作黃麾三萬六千人仗及輅輦車輿皇后鹵簿百官儀服務爲華盛以稱上意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網羅捜採水陸禽獸有堪氈毳之用者殆無遺類烏程有葉同樹踰百尺旁無附枝上

有鶴巢民欲取之不可乃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拔氂毛投於地時人或以稱以爲瑞曰天子造羽儀鳥獸自獻毛羽所役工十萬餘人用金銀錢帛鉅億計帝每出遊幸羽儀塡街溢路亘二十餘里

三月庚午上發江都夏四月庚戌自伊闕陳灋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辛亥御端門大赦免天下今年租賦制五品已上文官乘車在朝弁服佩玉武官馬加珂戴幘服袴褶文物之盛近世莫及也

秋七月甲戌元德太子昭薨帝哭之數聲而止尋奏聲伎無異平日

八月辛卯封皇孫倓爲燕王侗爲越王侑爲代王王皆昭之子也　九月

立秦孝王子浩爲秦王　冬十月置洛口倉於鞏東南原上築倉城周回二十餘里穿三千窖容八千石以還置監官并鎮兵千人十二月宣回洛倉於洛陽北七里倉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

初齊溫公之世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周宣帝時鄭譯奏徵之高祖受禪命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悉放遣之帝以啓民可汗將入朝欲以富樂誇之太常少卿裴蘊希旨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爲樂戶其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音樂者皆直太常帝從之於是四方散樂大集東京閱之於芳華苑積翠池側有

舍利獸先來跳躍激水滿衢龜鼉鼈水人蟲魚
徧覆于地又有鯨魚噴霧翳日倏忽化成黃龍長
七八丈又二人戴竿上有舞者欻然騰過左右易
處又有神鼇負山幻人吐火千變萬化伎人皆衣
錦繡繒綵舞者鳴環佩綴花毦課京兆河南製其
衣兩京錦綵爲之空竭帝多製豔篇令樂正白明
達造新聲播之音極哀怨帝甚悅謂明達曰齊氏
偏隅樂工曹妙達猶封王我今天下大同方且貴
汝宜自修謹

三年夏四月庚辰下詔欲安輯河北巡省趙魏

丙寅車駕北巡　六月帝遇鴈門[illegible]榆林郡

甲士五十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作觀風殿及行
城周二千步八月辛突厥啓民帳而還（事見突厥明隋）
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
之矩知帝好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訪諸國山川
風俗王及庶人儀形服飾撰西域圖記三卷合四
十四國入朝奏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傾
以去縱橫所亘將二萬里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
爲三道北道從伊吾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揔
湊敦煌且云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況濛汜而越
崑崙易如反掌但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爲其
壅遏故朝貢不通今並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

首願爲臣妾若服而撫之務存安輯皇華遣使弗動兵車諸蕃既從渾瑊厥可滅混壹戎夏其在茲乎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域事矩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吐谷渾易可并吞帝於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略減以委之以矩爲黃門侍郎復使至張掖引致諸蕃咱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經郡縣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令中國疲弊至於亡皆矩之唱導也

十年正月乙巳詔發河北諸軍百餘萬衆穿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丁男不供始役婦人

三月乙丑車駕幸五原因出塞巡長城

帝無日不治宮室兩京及江都苑囿亭殿雖各有司而益嚴每遊幸左右顧矚無所可意者不知所適乃備責天下山川之圖躬自厭覽以求勝地可置宮院者夏四月詔於汾州之北汾水之源營汾陽宮

秋七月辛巳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谷而東

九月辛未徵天下鷹師悉集東京至者萬餘人

五年春正月丙子改東京爲東都　戊子上自東都西還　二月戊申車駕至西京　三月己巳西巡河右乙亥幸扶風舊宅夏四月癸亥出關

津關度黃河至西平陳兵講武將擊吐谷渾五月
乙亥上大獵於拔延山長圍周亘二十里庚辰入
長寧谷度星嶺丙戌至沿疊川以橋未成斬都水
使者黃亘及督役者九人數日橋成乃行　六
月辛丑帝謂給事郎蔡徵曰自古天子有巡狩之
位而江東諸帝多傅脂粉坐深宮不與百姓相見
此何理也對曰此其所以不能長世丙午至張掖
帝之將西巡也命裴矩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
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召使入朝壬子帝至燕支山
伯雅吐屯設等及西域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
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舞誼譁帝復令武威
張掖士女盛飾縱觀衣服車馬不鮮者郡縣督課
之騎乘塡咽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吐屯設
獻西域數千里之地上大悅癸丑置西海河源鄯
善且末等郡謫天下罪人為戍卒以守之命劉權
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田扞禦吐谷渾以通西
域之路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
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三百里南
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帝
謂裴矩有綏懷之略進位銀青光祿大夫自西京
諸縣及西北諸郡皆轉輸塞外每歲鉅億萬計經
塗險遠及遇寇鈔人畜死亡不達者郡縣皆徵破

其家由是百姓失業西方先困矣　丙辰上御觀風殿大備文物引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升殿宴飲其餘蠻夷使者陪階庭者二十餘國奏九部樂及魚龍戲以娛之賜賚有差戊午赦天下吐谷渾有青海俗傳置牝馬於其上得龍種秋七月丁卯置馬牧於青海縱牝馬二千匹於川谷以求龍種無効而止車駕東還行經大斗拔谷山路隘險魚貫而出風雪晦冥文武饑餒沾濕夜久不逮前營士卒凍死者太半馬驢什八九後宮妃主或狼狽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間九月癸未車駕入西京冬十一月丙子復幸東都

六年春正月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丁丑於端門街盛陳百戲戲場周圍五千步執絲竹者萬人千人聲聞數十里自昏達旦燈火光燭天地終月而罷所費巨億而自是歲以為常諸蕃請入豐都市交易帝許之先命整飾店肆簷宇如一盛設帷帳珍貨充積人物華盛賣菜者亦藉以龍鬚席胡客每過酒食店案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不取其直給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嘆其黠者頗覺之且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為市人慙不能荅帝稱裴矩之能謂羣臣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

奏皆朕之成筆朱發之頃矩輒以聞自非奉國盡心孰能若是是時矩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光祿大夫郭衍皆以諂諛有寵述善於供奉容止便辟侍衛者咸取則焉郭衍嘗勸帝五日一視朝曰無効高祖空自勤苦帝益以爲忠曰唯有郭衍心與朕同帝臨朝凝重發言降詔辭義可觀而內存聲色其在兩都及巡遊常以僧尼道士女官自隨謂之四道場梁公蕭鉅琮之孫子千牛左右宇文皛慶之孫也皆有寵於帝帝嘗宴於苑中林草間盛陳酒饌敕燕王倓與鉅皛高祖嬪御爲一席僧尼道士女官爲一席帝與諸寵姬爲一席略相連接罷朝即從之宴飲更相勸侑酒酣殽亂靡所一不至以是爲常楊氏婦女之美者往往進御皛出入宮掖不限門禁至於妃嬪公主皆有醜聲帝亦不之罪也　二月庚申以所徵周齊梁陳散樂悉配太常皆置博士弟子以相傳授樂工至三萬餘人　三月癸亥帝幸江都宮　初帝欲大營汾陽宮令御史大夫張衡具圖奏之衡承間進諫曰比年勞役繁多百姓疲弊伏願留神稍加抑損帝意甚不平後目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也乃錄齊王暕攜皇甫詡從駕及前辛涿郡祠恒岳

時父老謁見者衣冠多不整譴衛以憲司不能舉正出爲榆林太守久之衛督役築褒煩城因帝巡幸得謁帝帝惡衛不損瘦以爲不念咎謂衛曰公甚肥澤宜且還郡復遣之榆林未幾敕衛督役江都宮禮部尚書楊玄感使至江都衛謂玄感曰薛道衡真爲枉死玄感奏之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衛頻減頓具帝於是發怒鎖詣江都市將斬之久乃得釋除名爲民放還田里以王世充領江都宮監

冬十二月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使可通龍舟并置驛宮草頓欲乘巡會稽

七年春二月己未上升釣臺臨楊子津大宴百僚乙亥帝自江都行幸涿郡御龍舟度河入永濟渠仍敕選部門下內史御史四司之官於前船選擇其受選者三千餘人或徒步隨船三千餘里不得處分凍餒瘦頓因而致死者什一二　壬午下詔討高麗（討高麗事見隋討高麗）帝自去歲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積於瀘河懷遠二鎮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田疇多荒加之饑饉穀價踊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糴以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餘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

遠不足充糇糧至鎮無司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貪殘因緣侵漁百姓困窮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死期交急剽掠則猶得延生於是始相聚爲羣盜鄒平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多往歸之平原東有豆子鹹負海帶河地形深阻自高齊以來羣盜多匿其中有劉霸道者家於其旁累世仕宦貲產富厚霸道喜遊俠食客常數百人及羣盜起遠近多往依之有衆十餘萬號阿曇男賊漳南人竇建德同縣孫安祖亦集無賴少年入高雞泊中爲羣盜時鄃人張金稱聚衆河曲脩人高士達聚衆於清河境內爲盜事見唐平河朔自是所在羣盜蜂起不可勝數徒衆多者至萬餘人攻陷城邑甲子敕都尉鷹揚與郡縣相知追捕隨獲斬決然莫能禁止

八年春三月癸巳上始御師進至遼水　夏六月己未帝幸遼東城南　秋七月進軍至薩水及還至遼東城二千七百人資儲器械亡失蕩盡

九月庚寅車駕至東都

九年春正月丁丑詔徵天下兵集涿郡　己亥命刑部尚書衛文昇等輔代王侑留守西京　二

月帝復議伐高麗左光祿大夫郭榮諫不聽　三
月丙子濟陰孟海公起爲盜保據周橋衆至數萬
丁丑發丁男十萬城大興　戊寅帝幸遼東命
民部尚書樊子蓋等輔越王侗留守東都　時所
在盜起齊郡王薄孟讓北海郭方預清河張金稱
平原郝孝德河間格謙勃海孫宣雅各聚種攻剽
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山東苦之天下承平日
久人不習兵郡縣吏每與賊戰望風沮敗　夏
四月庚午車駕度遼　禮部尚書楊玄感反於黎
陽秋七月癸未餘杭民劉元進起兵以應玄感元
進手長尺餘臂垂過膝自以相表非常陰有異志
[illegible]發三吳兵征高麗三吳兵皆相謂曰往歲
[illegible]盛吾輩父兄征高麗者猶太半不返今已
[illegible]弊復爲此行五屬蜀無潛逃類矣由是多亡命郡縣
[illegible]之急聞元進舉兵亡命者雲集旬月間衆至數
萬　秋八月玄感兵敗執送行在所磔尸東都
癸卯吳郡朱燮晉陵管崇聚衆寇掠江左
吳本還俗道人涉獵經史頗知兵灋形容眇小爲
昆山縣博士與數十學生起兵民苦役者赴之如
歸崇長大美姿容志氣倜儻隱居常孰自言有王
者相故羣盜相與奉之時帝在涿郡命虎牙郎將
[illegible]六兒將兵萬人屯楊子分爲五營以備南賊崇

遣其將陸顗度江夜襲六兒破其兩營收其器械資而去衆益盛至十萬　辛酉帝使大理卿鄭善果御史大夫裴藴刑部侍郎骨儀與留守樊子蓋推玄感黨與儀本天竺胡人也帝謂藴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盜耳不盡加誅無以懲後子蓋性既殘酷藴復此旨由是峻灋治之所殺三萬餘人皆籍沒其枉死者太半流徙者六千餘人玄感之圍東都開倉賑給百姓凡受米者皆阬之於都城之南感所善文士會稽虞綽琅邪王冑俱坐徙邊綽亡命捕得誅之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冑死帝誦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邪帝自[illegible]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而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illegible]天子矣帝從容謂祕書郎虞世南曰我性不喜人諫若位望通顯而諫以求名者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世南蓋之弟也

九月己卯東海民彭孝才起南蓋有衆數萬

冬十月丁丑賊帥呂明星圍東郡虎賁郎將費青奴擊破之　劉元進帥其衆將度江會楊玄感敗宋燮管崇共迎元進推以為

主據吳郡稱天子燮崇俱爲尚書僕射署置百官
毗陵東陽會稽建安豪傑多執長吏以應之帝遣
左屯衛大將軍代人吐萬緒光祿大夫下邳魚俱
羅將兵討之　十一月己酉右候衛將軍馮孝慈敗死　十二月唐縣
人宋子賢善幻術能變佛形自稱彌勒出世遠近
信惑遂謀因無遮大會舉兵襲乘輿事泄伏誅并
誅黨與千餘家扶風桑門向海明亦自稱彌勒出
世人有歸心者輒獲吉夢由是三輔人翕然奉之
因舉兵反衆至數萬丁亥海明自稱皇帝改元自
烏詔太僕卿楊義臣擊破之　劉元進攻丹楊